

# 枯骨

上册



司马紫烟 著

# 枯骨令

司马紫烟 著

(上册)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# 内容提要

十余位少女，突然接到神秘的“枯骨令”后，纷纷出动；原来她们不懂武功，但刹那间便成了武功高强的杀手，闯到江湖上胡作非为，滥杀无辜，一件件血案震动了武林。同时，酷似当年在江湖赫赫声威的奇女冷面罗刹的年轻女子苏蛟，冒其威名也到江湖上狂屠乱杀，但她的行动却为名叫高栋的年轻侠士阻止。两人在多次冲突并经历了种种极为恐怖的事件后，消除了误解，产生了爱情。后两人深入虎穴，探知了血案中的秘密，并终于破获了以“鬼宅”为基地的江湖黑帮，为亲人报了仇，为无辜受害者伸了冤。而真正的冷面罗刹因练功走火入魔失去了武功，一直为歹人利用，这时也重见天日。而苏蛟成为了她奇功的唯一传人。作品情节曲折，故事惊险，可读性极强。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枯骨令 .....     | ( 1 )  |
| 第二章 | 冷面罗刹 .....    | ( 49 ) |
| 第三章 | 恶梦重温 .....    | ( 89 ) |
| 第四章 | 血海深仇 .....    | (215)  |
| 第五章 | 人世鬼窟 .....    | (281)  |
| 第六章 | 魔踪 .....      | (346)  |
| 第七章 | 天阳地阴 .....    | (429)  |
| 第八章 | 曾氏兄妹 .....    | (494)  |
| 第九章 | 石牢奇险 .....    | (531)  |
| 第十章 | 溯源归宗道始末 ..... | (597)  |

# 第一章

## 枯骨令

这是一所隐蔽在深山之中的巨大宅邸，高楼华屋，画栋雕梁，亭台阁榭，虽略显陈旧，但那华贵的气派还是处处可看得出来。

巨宅内林木繁茂，郁郁葱葱，遮掩着一条石板路，石板路笔直延伸到一座厅堂前。

进了厅堂，里边空阔而幽暗，厚厚的布帘，将两侧窗棂遮得严严实实。

窗棂下各插着一排黑旗，旗上都绣了个白森森的骷髅头。黑旗前，站着两列黑衣劲装女子，每人都是背插长剑，神情严肃地垂手而立。

厅堂末端，有座木制高台，高台上一张软椅，端坐着个银发老妪。

她约六十岁年纪，沟纹纵横的脸上，一对眼睛精光闪

灼，眉宇间隐隐透着层青气，加上她那冷如寒冰的表情，让人一看而生畏惧之感。

在老姬身边，俏立着一位二十余岁的姑娘，她面若桃花，目似双星，唇红齿白，显得美丽非凡，但脸上神情也是如霜似雪，冷峻异常。她手按长剑，目光冷冷地注意着前方，身子纹丝不动，仿佛一尊玉石雕像。

老姬那双锐眼，向厅堂两旁扫视，黑旗前的负剑众女一齐肃立，扭头仰望着她。

老姬声音嘶哑地道：“你们都准备好了？！”

众女子齐声答：“准备好了！”

老姬眉毛一扬，突然锐声狂笑。她这笑声，如焦雷般在厅堂里滚动，震得瓦梁上尘灰纷纷掉落。

一缕难以言喻的狂暴、残忍、怨毒的意味夹裹在这笑声里，令人听了不寒而栗。

笑声嘎然止歇，整个厅堂刹时岑寂，老姬的眼睛猛地透出杀气，厉声高叫道：“老身廿余载苦心孤诣，今始奏效，让那些淫棍臭贼，世上鄙浊之物，统统死无葬身之地！孩儿们——”

下边齐声答道：“在！”

老姬道：“今日立即出发，传我枯骨令！”

众女子道：“是，立即出发！”

老姬道：“十日之内，回山复命，报告枯骨令出后执行情况。”

众女子道：“是！”

老姬道：“去吧！”

众女子齐返身，鱼贯而出大厅，不久，得得马蹄声次第响起，十余骑高头健马，向山外疾驰而去。

听马蹄声渐渐消失，老姬脸上浮上丝冷冷的笑意，喃喃道：“十日之内，十日之内……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……”

始终端立不动的女郎，这时瞟了她一眼，道：“师父，这场热闹竟没有孩儿的份么？”

老姬如梦初醒，道：“蛟儿，怎会没你的份，有桩最重要的事，定得你去方能办的，你可知是何事？”

女郎浑身一颤，道：“莫非师父要我去……达州……”

老姬点头道：“蛟儿，以你武功，现在去达州，正是其时了。你，随我来。”

老姬点足而起，飘身下台，向厅后徐徐走去。

女郎莲步轻移，紧随其后，动作非常矫健敏捷。

转口处回廊，绕过亭台楼榭，老姬来到座森森巨屋前。

女郎却步道：“师父，这里边不是供着列位宗师牌位，不许我等进去的么？”

老姬嘎嘎笑道：“师父叫你进，你便可以进！”

老姬推开门，领先跨入。

女郎见室内黑森森，幽暗无比，竟无一扇窗棂，神台上供着一列牌位，也只隐隐约约，每个牌位前香烟袅袅，弥漫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气味。

在室内小站片刻，方习惯这幽暗，渐渐目内清明。

老姬道：“蛟儿，这里不但放了列位宗师牌位，还有老

身亲朋至友，在江湖上冤死后，我所设的灵位……”

女郎脸上闪过惊诧之色。

老姬继道：“你且看这个牌位。”

女郎走过去，一看清牌位上的字，脸色立变，一双晶莹的眸子，让急怒的泪水模糊了。

她道：“师父，直到今天，你还不肯告诉我苏家的仇敌是谁么？！”

她的声音又冷又硬，而且由于激忿，音调也提高了。她狠狠地盯着那由香烟笼罩着的木牌，那上边写着：闽南剑客苏太夫妇之位。

闽南双剑，是她父母，苏太便是她父亲名讳，她只知道父母惨死他人之手，而仇人是谁，却始终未得师父片语只言。

老姬道：“你急什么？我为何常跟你提达州，知道么？”

女郎道：“师父多年来，只是跟徒儿说有遭一日要我去达州办件大事，而从未提及内容，徒儿又怎的知道师父意图？”

老姬道：“我今天来这里，便是要告诉你意图，我要当着你父母在天之灵，说出此事，好教阴灵护佑于你！”

女郎浑身大震，道：“师父，我家仇人就在达州？”

老姬道：“谁说不是。”

女郎叫道：“师父，你为何不早对我讲？”

老姬冷冷地道：“哼，以你前几年那玩艺儿能成么？还不是人家下酒的小菜！你如今地阴功成，须不怕那厮了！凡事若要一举成功，得假以时日，要有耐心，便如我天南

地北地传功授艺，廿年有余，否则哪会有今日十余健骑四海五湖去传我枯骨令！哈哈！咯咯！”

女郎道：“师父，多年来我有一事不解，不知该问不该问？”

老姬银眉一扬道：“你有何事不解？”

女郎道：“师父苦心孤诣去训练若干人，只不过是杀那些匪类，但以师父神功，自己出手，那些匪徒不是早铲锄了，何劳现在这番手脚，岂不麻烦之极？”

老姬闻言脸色大变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怎的，你敢怀疑师父所做之事？真正胆大！为师这么做，自然有道理，你有什么好怀疑的！不该问的别问，这条师门规矩你是忘记了吧？”

她目光灼灼如炬，铁青了脸，紧盯着女郎。女郎不由扭过脸去，但神情上仍带着迷惑和不解之色。

老姬喝道：“你心中不服么？！”

她脸上猛地闪过道杀气，但随即又收敛了。

女郎忙道：“徒儿不敢！”

老姬道：“谅你也不敢，蛟儿，你可知道，为师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的手段？”

女郎道：“徒儿知道……”

老姬嘿嘿冷笑，道：“知道便好，自然，师父是疼你的，不会那般对你……哼，你还是多关心点自家的事吧！”

女郎脸色一寒，沉声道：“那请立即将仇家的情况告诉蛟儿！”

女郎冰冷的目光中亦隐伏着重重杀机，她不看师父，

只是凝望着空洞的暗处，好似已清楚地瞧见了仇人的尸体。她的手，痉挛地攥着佩剑的银柄，只攥得骨节发白。

老姬膘了膘她，满意地笑笑，道：“蛟儿，杀害你父母的仇人，便是达州首户，亦是江湖上有名的使刀好手章深！”

女郎眉宇间闪过丝疑惑，道：“章深？”

老姬道：“不错，是他！”

女郎道：“这章深在江湖上名声不坏啊，他怎么会？——”

老姬冷哼声道：“江湖上多有沽名钓誉之徒，有的人貌似正人君子，实则男盗女娼无恶不作。那李更名声大不大？声誉好不好？我看比章深要强些吧。但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匪徒，他在罗湖道上奸淫烧杀之事，若非你亲自碰上又怎的会相信，此贼幸而病死，否则，为师这遭也须放他不过！”

女郎回忆起在罗湖道上险些给李更强暴情景，一股无名怒火腾腾燃烧起来，柳眉倒竖，恨恨连声，心想，真如师父所言，这世上便没有一个好的男人，尤其如李更这类沽名钓誉在前，行恶做恶其后的伪君子，更是该斩该杀！

她应声道：“师父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找章深这该死的贼子去！”

老姬道：“蛟儿，跪下了，向你父母灵位发誓。”

女郎扑哧跪下，磕头如捣蒜，道：“父母英魂不远，不孝儿苏蛟，定杀仇人，以告慰二老在天之灵！”

言语未毕，早泪流满面，咬唇出血，她虎地站起，便

要举步离去。

老姬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苏蛟停下，道：“师父，还有何话说？”她已是心如火焚，恨不能一步跨到达州，杀人章府，为双亲报仇。

老姬道：“有何话说？你便这么冒冒失失冲去达州么？”

苏蛟怪道：“不这么去又怎的？”

老姬道：“去自然是去，却要小心谨慎，牢记为师告诉你的事体，此去达州，千里之遥，路上需防歹人……”

苏蛟冷笑道：“以徒儿武功，又怎的会怕什么歹徒不歹徒了？”

老姬道：“我说的歹人，不是那些黑道匪类，亦不是剪径强贼。”

苏蛟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老姬道：“是那些道貌岸然，假仁假义，实则却暗中打你美色主意的坏蛋！武林人物中，这类角色汗牛充栋，是最不易提防的，你青春年少，定得加倍提防！”

苏蛟胀红了脸，双眉紧拧，怫然不悦，道：“师父，你未免也小看徒儿！”

老姬道：“你如此说，为师便放心了，天下男人没一个好的，你定要记牢，凡这类浊物蠢物，皆在可杀之列。蛟儿，那达州章府，实是虎穴龙潭，你得小心在意，况且，章深的武功是一流身手，你若非习了地阴功，不是他对手，便是现在，稍有大意，仍有可能败北。你如果实在敌不过他，还可去停县找我老友曾扉人相助，曾扉人固不敌章深，但合你二人之力，他却定非对手。停县距达州五十

余里，近在咫尺，找到曾扉人不难。”

苏蛟冷哼道：“想徒儿还不至于如此不济！”

老姬道：“你不可托大了。如今我枯骨令已出，不时便会沸沸扬扬，你在路上须多注意江湖上动静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”

苏蛟道：“明白了。”

老姬道：“我在山中静候佳音，你这便去吧！”

苏蛟步出屋门，突然又止步，道：“师父，我弟妹下落你真不知么？”

老姬不悦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为师知道还能不告诉你？我猜测，他俩大多也是让章深那贼杀害了。”

苏蛟一咬牙，走了出去，厉声道：“我此次不将章深之头取来，誓不为人！”

老姬夸道：“好孩子，有志气！”

苏蛟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老姬在黑暗中盯着她的背影，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。

苏蛟快步走到后院马厩，挑了匹追风好马，通体雪白，四蹄玉黑，是有名的雪盖乌云，真个日能行千里，夜可行八百，她恨不能一步跨到达州，去找章深算账。

选好马匹，她略作收拾，也不再向师父辞行，沿道向山外驱马疾奔而去。

二十余里谷地，一盏茶功夫已到头，她一勒马，上了官道，择路而西。达州正是在她们隐居的梅竹山西面。

不提苏蛟径往达州而去，却说老姬派出的十余骑黑衣

女，出谷后纷纷岔路，分向四面八方，她们每人均有一纸名册，上有人名，或三五个，或一二个不等，地点也有远有近，她们按老妪命令，十日内需将枯骨令送到这些人手中然后归山复命。

至于那些人接到老妪命符之后，要去干什么，则是她们一无所知的了。但她们知道，这任务一定得按时完成，不论用何种方法，定得让名册上人见着令符，否则，极可怕的后果便在等待她们。

匆匆数日已过，众女子大多已将令符送到，最快的已在驱马返程。她们却不知道，枯骨令已在江湖中掀起了狂风大浪，一桩桩事情出现了，无缘无由，无因无果，但每桩都带着血腥味，带来杀戮和死亡！——

通州城是个繁华市镇，镇上东街王家是城内首富，王家只有一女，生得眉秀目清，美丽端庄，年方二九，端的是富贵人家温柔贤淑的年轻闺秀。这日，她与丫环小萍儿在后花园玩耍，正在追蜂捕蝶的当儿，小萍儿突然踢到一枚东西，仔细一看，不禁失声尖叫。

王家小姐忙过来问道：“小鬼头，见着什么了，这般没命嘶喊，怪吓人的。”

小萍儿指着地上道：“瞧，那个白森森的怪玩艺……好不……怕人！……”

王小姐一看，也吃了一惊，禁不住周身一震，她瞅瞅四处无人，便道：“萍儿，你道这是个什么啊？”

小萍儿道：“这……这不是个小骷髅头么？……黑洞洞

的眼睛……窟窿儿好似在盯着人看！……”

这时，围墙外伏着个黑衣女子，她见王小姐已见着了地上物件，便悄悄退走了。

而王小姐则突然脸显青色，一股杀气，从眉宇间透出来，好端端一个温柔的姑娘，顿时有如凶煞。

小萍儿抬头一看，正遇上小姐那不同寻常的模样，不由大骇，道：“你……干吗了……脸色这么难看……莫不是有病？……”

王小姐干笑声道：“不是我有病，是你不该遇上了这东西！”

小萍儿莫名其妙，王小姐已一晃而前，身法如风，十指铁钩也似，电闪般扼住小萍咽喉，轻轻一扭。

可怜小萍儿还不知发生何事，那颈项已给咔嚓拧断，声也未出，便一命呜呼。

或许小萍儿临死时什么都没想，或许她会惊异，这平日只见弄女红的小姐，怎的会有了一身怪异武功？！

王小姐弄死丫环，拾起地上小骷髅头，小心放入怀中，然后将丫环尸体，拖往园中一口枯井。

枯井上压了块大石，王小姐随手一提，大石便应手而起，她将尸体掣入，便重将大石放回。

做完这些，她再瞅瞅四周，确定仍无人，于是便走至一假山旁，伸手在假山一小洞穴里摸索，摸索一阵，掏出个小油纸包儿，打开一瞧，油纸包里有个字条，上书有：通州城北朱家，朱洪仙，号快刀手。

王小姐自然认识城北朱家，朱家虽是武林中人，和王

家素无往来，但朱王两家均是此间富户，彼此也是知道的。

看完条后，王小姐将字条嚼碎咽下，将油纸包儿随手扯个粉碎，然后朝花园东头走去。

花园东头有个放旧物的小柴房，她在柴房里摸出一柄青钢剑，一身黑衣黑裙，及一条遮面黑巾，她在柴房内将原衣裙脱去，换上黑色衣裙，扎束妥当，然后负了长剑，蹑手蹑脚走了出来。

幸喜园内再未来人，她快步走向院墙，一掠而过，那轻功竟是一流身手。

王小姐出了后园，便朝一小山岗奔去，几个纵落已到了山岗上密林中，便在密林中隐藏起来，等待天黑。

时光匆匆，渐渐红日西沉，玉兔东升，王小姐又耐着性子等到天全黑定，方从密林中走出，运起轻功，向城北纵掠而去。

城北朱家是一处大宅邸，房屋毗连，挑檐飞角，从绿树丛中显现出来。

王小姐一吸气，如鸟儿般轻轻飞掠而起，早越过围墙，落地无声。

她未来过朱家，自不知快刀手朱洪仙住在何处，便潜行于院中，四处窥望，一个从未涉足江湖的富家小姐，看上去倒象是个行动熟练老到的夜盗一般。

须臾，脚步声响，走来一个家仆，王小姐一跃而前，倏然伸指，已点中他穴道，那仆人往后便倒。

王小姐将仆人揽在腋下，如揽婴儿，带到个无人背静

之处，拍开穴道，用剑抵住其咽喉道：“说，朱洪仙住在何处！”

仆人吓得打抖，道：“饶命，姑娘……饶命啊……”

王小姐压低声喝道：“轻声，你想找死么？！”

仆人不敢吱声了。

王小姐道：“快，告诉我朱洪仙住在何处！”

仆人颤声道：“后院第三进，二楼中间那个房间……”

王小姐听得详实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，但却留你不得！”

只见剑光闪处，仆人的头已咕碌掉地，她出手快捷，直如杀人老手。

王小姐杀了仆人，冷笑一声，径往后院飞掠而去，须臾，第三进早到。二楼窗户，果然亮着灯光。

一个人影在灯光下晃动，王小姐瞧得亲切，向那影儿“嗖”地掷出一枚钱镖。

钱镖带着破空之声，室内人立即惊觉，待钱镖破窗而入，他一抬手早接个正着。

室内灯火随即灭了，门呀然洞开，一个大汉手执利刃闯了出来。

王小姐一闪身缩进暗处，那大汉四周巡视，发出声冷哼，沉着嗓子道：“何方歹人，好大胆子，竟敢到朱府来寻衅！”

王小姐手指微弹，一粒小石子撞到树身上，大汉立即吼一声，飞扑下楼，朝那树影处挥刀砍去。

王小姐倏然现身，喝声：“朱洪仙！”

大汉闻声回头，举刀狂砍，但王小姐剑锋更快，他的

刀刚举起，一道寒光已掠过其颈项，顿时鲜血狂喷，倒地气绝。

朱洪仙号称快刀手，但王小姐的剑却比他更快，虽是偷袭，但对第一遭出道江湖的人来说，也算是惊人的奇功了。

王小姐杀了快刀手朱洪仙，轻笑一声，在他身上抹干净剑上血痕，越过院墙，飞掠而去，不消一刻，她便隐没在黑暗之中。

第二日，通州城沸沸扬扬，说武功高强的快刀手朱洪仙夜里无端被杀。朱洪仙在江湖为人随和，素无仇家，不知怎的莫名其妙死于高手之剑锋云云。

而王家却因小姐和丫环同时失踪而四处寻人，夫人老爷，整日里茶饭不思，忧心忡忡，后又在后花园发现丫环尸体，更是全家嚎啕大哭，报到官府。官府接了这两桩无头案，侦骑四出，多方查找，了无头绪，谁也猜不透朱洪仙为何被杀，为何人所杀；王小姐怎的失踪，为何失踪。

自然更无人将朱家血案与王家命案及王小姐失踪案联系起来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，此是后话。

再说，王小姐杀人后，并未回家，她趁着黑夜，认清方向，向着远处进发……

衡州郊外，有一座菜园子，老夫妇两个，正在园中浇灌施肥。

菜长得肥壮碧绿，煞是爱人，老两口看着，笑得合不拢嘴。